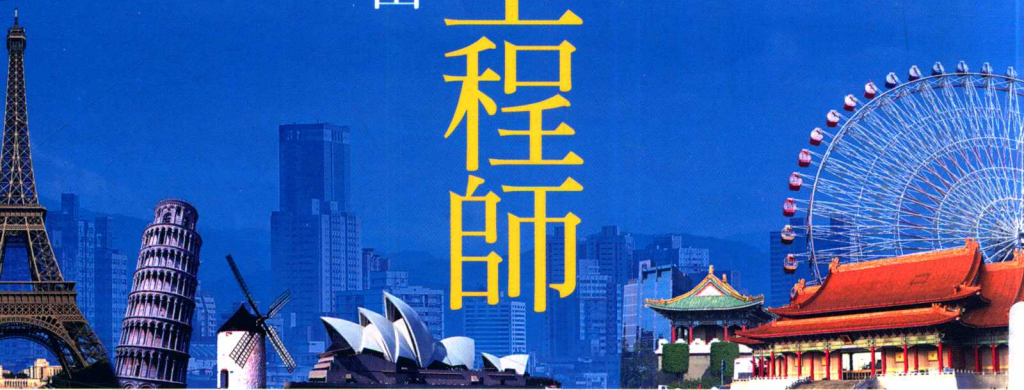




蕭蕭
羅文玲 編

都市心靈工程師

隱地的文學心田



生活，是對醜的一種抵抗。



蕭蕭·羅文玲編

都市心靈工程師

——
隱地的文學心田



爾雅出版社印行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篆印：張慕漁

有版權·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嚴君怡

都市心靈工程師（爾雅叢書之556）

編者：蕭蕭·羅文玲

校對：蕭蕭·黎活仁·彭碧君·喬城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臺北市中正區一〇〇八二

廈門街一一三巷三十三之一號一樓

電話：二二六五四〇三六 傳真：二三六五七〇四七

郵政劃撥：〇一〇四九二五——

網址：<http://elivebooks.so-bu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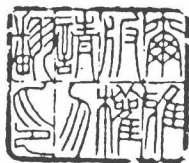
E-mail: elite113@ms12.hinet.net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臺北市潮州街一一六號六樓

印刷者：崇寶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四三五巷二一十二號

二〇一一（民一〇〇）年六月十月初版·二〇一一（民一〇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正式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定價480元（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SBN 978-957-639-524-6

都市心靈工程師

——隱地的文學心田

蕭蕭
羅文玲 編

■ 白靈

承載與流動

——隱地詩中的船舶美學

五

■ 蕭水順

都市心靈工程師

——隱地詩中的空間觸感與人間情味

三七

■ 黎活仁

上升與下降

——隱地詩的「未完成性」

七五

■ 陳政彥

隱地的編輯、出版事業對臺灣文學場域的影響

一一五

■ 羅文玲

隱地《人性三書》的哲學寬度與生命高度

一四五

■ 楊晉綺

「塵」的旋舞與「蝶」的復歸

一八七

——隱地小說的文本互涉與詩性特徵

■ 方環海、沈玲

隱喻的終極

二四七

——論隱地詩歌的「彼岸」情懷

■ 許秦蓁

童年記憶的發酵

二八七

——隱地（一九三七—）、雷驤（一九三九—）的上海書寫

■ 黃文成

我在我城的曾經與現在

三二九

——隱地散文中的臺北書寫

■ 劉益州

自我與他者的呈現

——隱地《詩歌鋪》中主體際性敘述之研究

三七五

■ 沈玲、方環海

論隱地的時間隱喻

四〇五

■ 楊慧思

新詩教學的校本實踐

——以隱地的詩歌為例

四三五

■ 余境熹、李慧慈、李慧文、馮慧安

非關「爾雅」

——論隱地《七種隱藏》的禁忌語和委婉語

四五七

■ 華錫輝

語言重複與前景化

——隱地《草的天堂》、《我的書名就叫書》、
《簡單先生的人生觀》中的詞彙重複現象

四八五

■ 戴雅惠

隱地詩中的「水」意涵

五一九

編後記

五六五

作者簡介

五六七

附錄

座談會書面意見

隱地藏史

陳憲仁

五七三

隱地寫詩的意義

陳義芝

五七五

臺灣唯一中間代詩人——隱地

向明

五七七

仿「十句話」浮雕隱地

張默

五八〇

這裡有一棵樹

林貴真

五八三

文學緣分

隱地

五八七

「隱地與華文文學」兩岸三地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五九一

白靈

承載與流動

——隱地詩中的船舶美學

摘要

本文首先由日常生活空間實踐之戰略戰術理論及「褶子」理論討論書、讀者、作者、家庭、逃逸與隱地詩作的關係。由其一生「小說家」、「散文家」、「詩人」、「出版家」等四元一體的複雜關係中，可看出均是他所謂「身體一艘船」精神的體現和其延伸，並運用了在地球不斷蹂躪之「旅人『熱』的眼光」和出版家「守門人『冷』的眼光」兩個路徑來看待事物，以及以四種面向面對其人生：面向生活時，是一艘永遠在「旅行」和「流動」的「品味船」，以犀利眼、挑味舌、行走足，盡情蹂躪城市，創造自身的行動空間和軌跡；面向身體時，是與情欲、時間、生死長期糾纏對抗愛恨交錯的一艘「獨木舟」；面向文學時，是出版業之儒者，以手工打造重量級承載力續航力的一艘「航艦」，即使年代轉換亦不棄不餒；面向語言時，是由小說過渡到散文雜文再到哲理詩的一艘語言的「飛船」、以幽默口語「機動破壞」

既有現代詩傾向冗贅的風尚。而其「船舶美學」表面上雖由自家身體領悟而來，其實隱含更多的是，唯「有限的承載」才能「無限的流動」，藉由不斷向內和向外逃逸、褶疊、一而再跨越「文體界線」，乃能尋出回返自我的路徑。

關鍵詞

隱地 逃逸 船 承載 流動

第一節 引言

隱地（一九三七—）是一位行走陸上的「航海家」，他的身體是船，爾雅出版社是船，筆是船、書是船、每一首詩也都是船，甚至咖啡杯是船、每一頓美食也都是船，帶他去到傳承品味的各個異鄉。每一條船的「承載」都不只是「過去之承」和「現在之載」，而是為了「未來之航」、為了航向不可知的神祕而「流動」，因為曾經「至少有六億個方塊字」從他的「編輯台上流過」¹、因為「活著就是一場旅行」²、因為「人的一生，其實就是一部移動史」³，因為明知不論什麼船有一天都會故障會駛不動會朽會沉，對這樣人生的航程他是了然於心的，他說：

我看著前面的大輪船，多麼龐大的身軀，在汪洋中載浮載沉。當年初航的勇猛，顯然

風一般的消逝了，他踽踽獨行，還能在這逆風冷雨的海上支撐多久呢？我知道答案。人生的收尾還會有什麼好戲？他最後會沉沒，我也會沉沒，隨後趕來的獨木舟、小帆船和紙船一一都會沉沒。但是我們怕什麼呢？歷史會記載我們的航程，雖然歷史也將沉沒，沉沒才是這個世界最後的命運。4

這段話說得冷靜、理性、深具穿透力，但也是很殘酷的紅塵現象和世間實景，可說是隱地精采的「終極船舶論」。但對隱地而言，「我們怕什麼呢」？即便「記載我們的航程」的「歷史」也終要「沉沒」，那又何妨？他說：

人最難能可貴的特質在於明知會失去，卻仍勇於追求。5

因此當他在陸上滑行時，整座城市都是大海，高興時就停泊在讀者的窗前或書桌前，氣餒時就停泊在自家出版社地下的書山堆裡。也不一定要在陸上滑行，尤其五十六歲（一九九二年）

1 隱地，《讀寫三重奏》，《身體一艘船》（臺北：爾雅出版社，二〇〇五），七〇。

2 隱地，《好活》，《身體一艘船》，一四七。

3 隱地，《移動》，《身體一艘船》，三八。

4 隱地，《身體一艘船》，《身體一艘船》，一四。

5 隱地，《失去》，《春天窗前的七十歲少年》（臺北：爾雅出版社，二〇〇八），九。

6的中壯年才開始寫詩以後，他會改用氣墊船或飛船，輕裝簡從，以文字的鉚釘打造快速的遊艇，用十八年的時間縱橫呼嘯過詩海，讓他過了七十歲猶覺年少⁷。恍惚此時他才敢對時間和生死大神吹鬍子瞪眼睛，詩文字的「極簡」和「有限」，已讓他感受到「無限之航」的愉悅和魅力。

他在詩領域得到的注目和掌聲恐怕也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8早年他以小說家、散文家和出版家走踏文壇，到寫出暢銷書哲理小品集《心的掙扎》之前，已出過十三本書，卻「幾乎本本不好銷，儘管我是出版社的老闆」、卻「二點辦法也沒有」，那時「對寫作已經灰心」、並在《心的掙扎》〈後記〉裡都「宣布封筆十年」了，沒想到書卻「進入了排行榜」，9生命又為他開了一個大玩笑。而他能一甲子得以與文字和書為伍，可說是與大時代的壯闊波瀾的起伏相互呼應的，十歲還不識一個大字，只因母親的堅持¹⁰，才將他從大陸上海「崑山小圓莊」「十三戶人家，沒有一個人識字」¹¹的村落「拯救」來臺，僥倖沒有成為紅色政權下目不識丁的一位農夫。因時代之悲劇，使得他「連自己的年齡都要到很久之後才弄清楚」¹²，十六歲才小學畢業，二十二歲才高中畢業，識字雖晚，卻早在十五歲就開始寫作，小說和評論讓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主編雜誌僅得過一個獎，「心底多少有些不平衡」，其後《心的掙扎》暢銷（一九八四），散文兩度入選年度散文選（一九九二及一九九三），才使其「寫作的信心，回來了一些」¹³。三十八歲（一九七五）從寫作和編輯走上「爾雅」的出版事業，由

6 隱地，〈關於隱地〉，《回頭》（臺北：爾雅出版社，二〇〇九），二五六。

7 隱地有言：「我的歲月已進入冬的國境，……只要望著窗前美景，我自己也立刻變成七十歲少年了。」見〈春天窗前的七十歲少年〉一文，《春天窗前的七十歲少年》，一八七。

8 至少有下列評論：吳當，〈在「隱地」《詩歌鋪》裡築夢〉，《明道文藝》三二四（二〇〇二）：一一四—一八。黃守誠，〈浪漫與寫實之間——「隱地」《詩歌鋪》裡的貨色試探〉，《文訊》一九八（二〇〇二）：二七—二八。張秀玉，〈夏日讀隱地〉，《明道文藝》三二〇（二〇〇二）：一一二—一四。章亞昕，〈隱身於人生的大地——讀隱地的《生命曠野》〉，《明道文藝》二九四（二〇〇〇）：六五—七一。呂大明，〈精緻在歲月裡——讀隱地詩集《法式裸睡》〉，《明道文藝》二六二（一九九八）：一二—二六。劉俊，〈獨特而又純熟的詩世界——論隱地的《法式裸睡》〉，《聯合文學》一五二（一九九七）：一五二—一五五。吳當，〈迷亂與秩序——試析隱地《耳朵失蹤》〉，《中國語文》四七五（一九九七）：一〇〇—一〇二。張索時，〈隱地的第二枝花——《一天裏的戲碼》〉，《明道文藝》二四八（一九九六）：五〇—五三。劉欣芝，〈隱地及其作品研究〉，碩士論文，中央大學，二〇一〇。孫學敏，〈存在與超越：論隱地的詩歌世界〉（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二〇〇九）。

9 隱地，〈暢銷書與排行版〉，《心的掙扎》（臺北：爾雅出版社，一九八四），一七九。

10 隱地，〈母親〉，《春天窗前的七十歲少年》，六二。

11 隱地，〈母親〉，《春天窗前的七十歲少年》，六四。

12 隱地，〈到底我幾歲〉，《回頭》，九七。

13 隱地，〈隱地論隱地〉，《回頭》，二八—二九。

一九七五年風光到一九八八年，是文學出版「最好的十三年」，其後持平發展（一九八九—一九九五）¹⁴，一九九六年後占「十分之七讀者」的「學生族群」（國小五年級到大三之間）「大量流失，無人遞補」¹⁵，「文學出版就成了弱勢」、「但不追求書的銷售市場，反而有一種自在的快樂」¹⁶，也就是這樣危機即轉機的關頭，讓他一頭栽進寫詩的快樂之中，以「票房毒藥」的寫詩行動「反抗文學的沒落」¹⁷，自市場機制中「逃逸」，「出版原野變得更寬廣」¹⁸。

從一九九二年起的十八年間，他就寫了五本個人詩集¹⁹和兩本選集，比起其他早發數十載的詩人均不遑多讓，而且「沒有為寫不出一首詩發過愁」，全憑「心中有個詩神引導」，他「只負責找紙找筆將它記錄下來」²⁰。即使在出版第五本詩集《風雲舞山》之後再度宣布停筆「收攤」不再寫詩²¹，而這似乎是他準備「換船」或「換航」的短暫停泊，也似乎是自我「審視」、「批判」和「逃逸」的方式，為再一度的「越界」作行前的添油加料工作。我們從他一生不停轉換、跨越文體界線，在「讀者」、「作者」、「編輯人」、「出版人」等不同身分間往返、審度自身，先是「敲門人」，然後是「守門人」、「護廟人」，以文學為神為宗教為救贖之道，投注一生精力和心力而無所反悔。他既是文學的創作人、傳道人、又是守護人，文學興旺時他是「類強者」、「類當權者」，文學走頹時他是「類弱者」、「類讀者」，從來不是真正的「強者」（當權者）與真正的「弱者」（消費者），最真實的則是他是道道地地的創作人，可以一顆自由的心往返「強者」與「弱者」層層疊疊牽制規訓、政經社會糾纏的人間、

乃致試圖自其間逃脫。本文即擬以日常生活空間實踐之戰略戰術理論及褶子論討論書、讀者、作者、家庭、逃逸與隱地詩作的關係，以及其所尋求看待事物的路徑，和對待人生的不同面向之可能內容和意涵。這其中隱地的「終極船舶論」或是他不斷尋求生命答案的重要指向，其不同生活形式的「船舶美學」兼具「承載人生」與「流動人生」的雙重精神意義，值得深入探究。

14 紫 鵬，《沐浴在咖啡香裡的一枚詩心——詩人隱地先生專訪》，《乾坤詩刊》五八（二〇一一），七一—一八。

15 孫梓評，《回首曩昔，爾雅三十而立》，《回頭》，一〇。

16 紫 鵬，一七。

17 隱 地，《隱地論隱地》，《回頭》，二九—三〇。

18 隱 地，《隱地論隱地》，《回頭》，三〇。

19 隱 地，《法式裸睡》（臺北：爾雅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五）；《一天裏的戲碼》（臺北：爾雅出版社，一九九六）；《生命曠野》（臺北：爾雅出版社，二〇〇〇）；《詩歌舖》（臺北：爾雅出版社，二〇〇二）；《風雲舞山》（臺北：爾雅出版社，二〇一〇）。

20 紫 鵬，一五。

21 隱 地，《收攤》（代後記），《風雲舞山》，一四九—五〇。

第二節 日常生活空間實踐、戰略與戰術

隱地是極端地貼著生活寫作的人，不論小說、散文、小品、詩，率皆如此。他又是一個極易厭倦「自我重複」的創作者，他會兩度「封筆」，皆與「知止」、「不想「重複」、第五本詩集「並未超越我的第一本詩集」22等勇於自我批判的性格有關。當他年輕無妻無屋無子無車時，他不懂一位他欽羨的長官老是說孩子長大後「我就要到廟裡去」，二十年後再碰面依然說同樣的話，但從未「上山入廟」。中年後他才懂了此話，原來日常生活是令人厭倦的、想逃離的，只是有的說在嘴上、有的則勇於付諸實踐。

無「差異」的「重複」的確是令人不耐的，這也是他在散文集《身體一艘船》中要「建造」出「身體船」、「飲食船」、「智慧船」、「愚人船」、「爾雅船」等諸多名詞的原因，那種建構讓他能在「重複」中找到有「差異」、路徑迥異的「移動」或「流動」方式。任何形式的「船」都必須有不同份量的「承載」，「承載重」的與「承載輕」的就像大船與小船，運用的「空間」、航行的速度、功能和命名均有不同，大船轉向費力不易，小船則可輕易掉頭，他的「爾雅船」是大船，「身體船」、「筆之船」是小船，這其中牽扯到權力與空間的戰略戰術關係，亦可看出創作如寫詩的「抵抗」、「抵制」力道，和其中隱藏極大的自由度。

一、日常生活空間實踐

當代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德·塞爾托 (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 是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1901-1991) 的弟子，他部分地接受了列斐伏爾關於戰後歐洲文化日常生活程式化、庸俗化、商品化、景觀化論述的觀念，但卻未繼承他左翼革命的思想。德·塞爾托關於日常生活的實踐理論是採取消費者生產的「戰術」操作觀點，而排斥知識分子的精英觀點，他傾向於從實踐中來看待日常生活。他認為，日常生活雖然處於絕對權力的壓制之下（如隱地所說「中國的小老百姓，永遠受國家機器迫害」²³），但並非被這種權力完全擠壓。因為既存在著支配性的力量，也會存在著對這種支配力量的反制，日常生活即一場持續而變動地、圍繞權力對比的實踐運作。日常生活是透過以無數可能的方式利用外來的資源來發明自身²⁴，不宜預設立場地以對立態度去面對，而何妨改由日常生活本身的題材中，去形塑出關注日常生活的態度。

比如德·塞爾托以「戰略」(strategies) 與「戰術」(tactics) 區分擁有權力的強者（當

22 隱地，《風雲舞山》，一四九。

23 隱地，《聶鉗弩》，《身體一艘船》，一三八。

24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4) xii。

權者）與缺乏權力的弱者（消費者）。強者是日常生活中獨立的體制或者結構，擁有意志與權力的事業、軍隊、機構、城市，乃至各行各業可以行使權力的主體，他們運用「戰略」劃分和規範空間，是由上而下的宰制力量與意識形態，要求在特定的場合中呈現合適的、符合規範的行為和舉止。而弱者雖缺乏這樣的空間，但並非毫無抵抗能力，它們是社會的普羅大眾，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採用各種游擊戰式的「戰術」（行為和手段），在被規訓的空間環境中創造性地利用假裝、機智、遊戲、恐嚇等等各種方式²⁵由下而上地做機會性的反抗、抵制和突破。強者顯然在規訓空間上是穩定而安全的，但德·塞爾托認為弱者或可運用日常的語言創造和文化行為來破壞統治地位的權力體系，或者以日常生活的行走（walking）方式介入、挪用權力和空間，創造窺看、觀察的機會，攪亂和打碎穩定的城市秩序。窺視者以行走移動的方式，從城市的管轄中模糊了空間的界限，改寫覆蓋在特定空間之上的權力符號，借孩子在作業簿上任意塗鴉式我行我素的方式開創自己的領地，像作家以文字一樣來標榜自己的存在，因而創造了自己的故事。一如隱地所說：「人生在世，無非行走一場！有人在家鄉行走。有人在異鄉行走。有人在大城行走。有人在小鎮行走。有人在國內行走。有人到世界各地行走」，問題卻只怕「幾種永遠的行走」：「從飯廳走到廁所。從廁所走到臥室。從臥室走到客廳。從客廳走到廚房；以及——從生走到死」²⁶。那是極端可怖的沒有「差異」的「重複」行走，此時必須倚靠自覺地「機動破壞」，以擾亂打碎穩定、「流動」地不斷改寫行走方式